

王功修

## 孟春杂记

春天的到来,总是需要一些表征的。

譬如温厚的熏风,譬如萌动的花草,譬如澄明的玉宇。

不记得从何时起,开始对这春光爱不释手。要说出一个确切的因由,却很难。或许她代表了天地的重生,或许她切合了某种心境欲求,或许她慰藉了空寂的灵魂……或许,一种情感就是特定条件下的油然而生。

于是在心目中,每年三春都是富有诗意和浪漫的。都持了虔敬,叮嘱自己要做好迎接“她”来的准备。却总是捕捉不到第一簇柳芽冒吐的惊鸿一瞬,总是被铺天盖地陡然而至的春意弄得措手不及。

日月其迈,岁律更新。往往一朝一夕间,就完成了寒暑易节、荣枯交替。便愈加明白,天行有常,应时而发,应季而凋,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春宵珍贵,当不可负。想着去做点什么,却又不知道该从哪下手。在这样的氛围里,失眠也成了常事。那些经常惦念的人和事,时不时涌入梦中,演绎出漫长的情节,看似美好的结局,在东方破晓时化为乌有。

行于尘世这么多年,始终不曾放下的是故乡的山水。每逢周末或假日,都

要回到村子,这已成了风雨无阻、雷打不动的习惯。哪怕有一次耽搁,内心便觉惴惴不安。踩上泥土地,穿行在长街深巷,见着那些熟识的面孔,便感到踏实妥帖,便似了了心事。原来走得再远再久,根,也不曾离开故土半步。

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,一边和我闲拉起近期发生的家长里短,她说前一阵村子里又有几个人归于尘埃,神情浮现黯然之色。有可知,也有未知,这就是生命。他们看到了去年村头桃花的绽放,今年却再嗅不到那抹幽香。

生老病死,这是每个人都要赴的归途,关键是懂得珍惜当下的拥有,少些犹疑和等待,不让年华成蹉跎,人生或许可以少点愧疚和悔憾。

时间的流逝,湮灭一些东西,漫漶一些东西,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催发和成熟。见得多了,听得多了,经历多了,观念,看法也会慢慢发生改变,重新建立对于世界、对于人生的认知。

相较于高阔山河和大荒大野,人,是弱小和浅陋的,对于浩渺的宇宙,仍知之甚少,仿如银汉之一星,沧海之一粟。

好在有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作为指引,像那些流传下来的老话儿,历经千百年岁月淘涤仍有其生命力,证明十

有八九都是正确的。作为后来人,需要做的就是用心领悟,好好遵行。

光阴荏苒,永不停歇,潮起潮落间,日子就被搁浅成沙滩上的往事,埋没得越来越深,直至寻不到一点踪迹。欢愉多是短暂的,生活终是回归平淡如水的常态,必须接受和适应。

年,匆匆来,匆匆去。庄头街上重又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务工者,在明媚的阳光下,个个脸庞都泛着黝黑的光泽。生活的希望,将从这里起步,波澜不惊的故事,在这方寸之地,在春夏秋冬里重复上演。

要看到,这世间除了喧嚣噪杂,还有啾啾鸟鸣,还有溪流淙淙,还有可以寄托心灵之所。努力保持本真和理性,不失了判断力、辨别力,方能看清前行的方向。

天气日渐煦暖,河水泛起粼波,杨柳蒙上鹅黄,野陌渐露青绿——我想此刻的江南亦应该是这番景象,心儿忽地升起欣喜与憧憬。向着窗外,深情地凝望,思绪飞越关山,抵达那片钟情的远方。

生机与绚烂,才刚刚启幕,一切都还有机会。

不辜负自然,即不辜负内心。

徐彩娥

我的蟹脚兰居然开了。

是那盆几乎被遗忘的蟹脚兰。确切地说,是半盆,或者说半棵,尽管繁衍了五六年的光景,它依然保留着刚入盆时的样子——像被劈去了一半,只留下半片身子。大约是我从同事的花盆里掐回一截茎瓣,随手插在一个闲置的小花盆里,大体是这么个来头吧。它一副恹恹的样子,生长缓慢,不知多少日月,才接续上一个茎瓣,又不知多少日月,才岔出一个茎瓣。或许是我照料不周的缘故——再一想,我何曾照料过它,只是偶尔想起来给它浇一点洗菜水而已。我没有指望它长大,更没想到它会开花。我把它弃置在阳台的一角,时光到了它这里就慢下来,似乎如我一样忘掉了它的存在。

春节前夕打扫卫生,拾掇阳台时,它引得我惊叫起来:四朵玫瑰红的玉质小花,灿烂绽放于茎瓣末端!

春天来了。它循着我的蟹脚兰生长的轨迹,穿越层层阻隔,来到了我的阳台。原来,无论严冬多么漫长,春天一直走在路上。

雨很应节气地来了。是濛濛细雨,无声地飘洒,像是人们睡梦中微弱的呼吸。没有风,一点也不冷,在雨中,我从容地开步走,不用腾挪躲闪。雨丝很友好地抚弄我的手和脸,留下微凉的印记。走在这样的雨中,心里渐渐泛上暖意,渐渐蒙上一层茸茸的绿——赶着雨脚,草啊树的,正在忙着泛绿吧?抬头看看柳条儿,天光黯淡,看不分明,但看着密密匝匝叶芽儿的轮廓,我怀疑它们在悄悄地鼓嘴了。法桐没有什么动静,鸟儿耐不住寂寞,用闪掠的小小翅膀和滴滴歌鸣来渲染枝枝杈杈,圆润的鸟鸣,像飞翔的雨滴,感觉是绿色的。白的黄的草,在雨中,显得很舒展,很暄软,像是突然间就会绿起来的样子。最不安分的是泥土,不知什么时候,它变得松动了,阳光在里面发着酵。小雨一淋,有了油油的光泽。春天,便在泥土里潜滋暗长。

一个调皮的小姑娘折了几茎迎春花,又笑又跳。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,她分给老人一茎花。娇黄的花朵,映着老人脸上的褶皱,融掉了她眉眼里的晦暗。老人拈花唱起来,是她那个年代的歌曲,小姑娘听不懂。总是在这个街角,老人独自坐在墙根一把从不搬回家的旧木椅上,自说自话着谁也听不懂的密语。她有时唱歌,老旧的歌词和调子,上年纪的人听不明白也懂得。一整个冬天,老人都没有出来述说和唱歌了,今天她一出门,就遇到了一茎迎春花。春天就这样来到了老人的世界。

阳光真好,雨洗过的样子,清亮,带着一点雨后的微凉,溢着压抑不住的春天的暖。沐着阳光,一对年轻的父母,带着笑闹着的两个孩子,在人行道上悠然漫步。新年刚过,还有几天的闲散可以享受,醇厚的天伦之乐还要细细品味。一对母女,在携手漫步,碎碎细语,她们的脸上洋溢着春意。巷子口,两个出来倒垃圾的主妇在门口偶遇,叽叽呱呱说个不停,孩子啊,男人啊,公婆啊,一会儿嗔一会儿喜,一会儿怨一会儿乐,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跟去年相比,人们度过了一个如常的春节,迎来了一个如常的春天。这让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谢,就像看到蟹脚兰花开的一刹那。

春回大地

春天的油菜花  
李世明 摄

时红梅

## 春来疫散

青山一道同风雨  
万众一条心  
便没有翻不过的山  
希冀来日,云开雾散

明月何曾是两乡  
守望共相助  
就没有过不去的难  
草长莺飞,雪融风暖

红日当空  
微风不燥  
阳光正好  
行至春光恰好处  
同相约摘下口罩

疫情不猖  
春光明媚  
草木芬芳  
看天下海晏河清

盼未来繁华与共

逾越寒冬的祈盼  
流云万里的辗转  
都将化作齐心的信念  
共同等待春天的来临

作者简介:时红梅,刘家庄卫生院护士,文学爱好者